

罗伯特·范诺伊，《大先知》，第 23

讲但以理书第 8 部分 II

回顾丹尼尔 8 愿景

我们正在讨论但以理书第八章。只是为了简单地刷新一下你的头脑，你会看到本章第一部分描述的异象，其中涉及这只长着两个角的公羊。有一只长着大角的山羊，然后是由此产生的四个著名的山羊。然后在第 9 至 12 节中，小角从那四个值得注意的部分之一中长得非常大。你在第 1 节到第 14 节中看到了这个异象，并在第 20 节到第 27 节中看到了对异象的解释。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安条克·埃皮法尼斯 我一直在谈论安条克·埃皮法尼斯，与第 9 节中的陈述有关，即从其中之一中，即“他们”，指的是第 8 节，来自天堂四风的四个著名人物，亚历山大王国的四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长出了一只小角，它变得非常大。然后看看第 23 和 24 节，你在他们的王国的后期读到过，这个参考又可以追溯到第 22 章的末尾：“四个王国将从国家中崛起，但不是在其权力之下，”这不在亚历山大的权力范围内。在他们王国的后期，第 23 节说：“当违法者达到最大时，有一个面容凶恶、理解黑暗刑罚的王必站起来。”所以你就有了这个小角，它被描述为“一个面容凶恶、理解黑暗句子的国王将站起来，他的力量将是强大的”等等。我提到过，这显然是安条克·埃皮法尼斯的照片，他是塞琉古统治者，进攻埃及的托勒密王国，但被派来试图限制塞琉古势力增长的罗马军队强迫撤出埃及。。然

后他从埃及返回耶路撒冷时发泄了愤怒，褻渎了圣殿，污染了祭坛，这一行为似乎有点神秘。

然后在第 11 节：“是的，他自高自大，自大为万军之君，每日的祭被他废去，他的圣所也被拆毁。”第11 节—我会回过头来—它有一些翻译问题。但我想说的是，针对圣殿的行动似乎是在考虑之中，这在第 11 章第 30 节及以下内容中有更详细的描述。现在我们稍后再看第 11 章，但如果你翻到第 11 章，看第 30 节，你会读到：“基提的船只必来攻击他。”基提姆的船只毫无疑问是罗马军队。

“因此，他必忧伤而归，并对圣约怀愤慨：他必如此行；他甚至会回来，并与那些背弃圣约的人有情报。军队必站在他这边，他们将玷污力量的圣所，并夺去每日的祭物，并放置那使人荒凉的可憎之物。那些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谄媚败坏他们；但认识他们神的百姓必刚强，并能行善。民间有悟性的人，必教导许多人；然而，他们必多日倒在刀剑、火焰、掳掠、掠夺之下。现在，当他们跌倒时，他们会得到一点帮助：但许多人会用奉承的话来抓住他们：一些有理解力的人会跌倒，以考验他们，净化他们”等等。因此，似乎这里刚刚在一节经文中提到的同一事件在第十一章中得到了更详细的扩展，再次提到了安条克。因此，第 23 至 25 节似乎是对这位“面容凶猛的国王”的描述，并且充分符合我们对安提阿古·埃皮法尼统治时期的了解。

但以理书 8:9-11 安提阿古践踏敬虔 现在，当我们回到第 9 节到第 11 节时，我提到我想对它们做一些评论。我正在读《钦定本》；新国际版有点不同，但是《英

王钦定本》写道：“从其中一个中长出了一只小角，它变得非常大，向南，向东，向宜人的土地，”——宜人的土地是以色列——“甚至连天上的主人都觉得它变得伟大了。”那么什么是“天上的主”呢？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这是描述敬虔之人、信徒的比喻方式。因此，这个小角甚至对天上的这群天体来说也变得很大，它击倒了一些天体。换句话说，一些敬虔的人被扔在地上并被踩踏。换句话说，你知道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将像天上的星一样多”。你确实对人使用了这种象征意义，在第 10 节中，这似乎代表了被这个角扔到地上并踩在脚下的敬虔之人；即安提阿古斯所著。

第 8 章 11 节：“他自大，甚至达到万象之君。”现在谁是“万军之君”？一定是神本人。敬虔百姓的统治者是“万军之君”。所以他甚至将自己尊大为神。然后钦定本说：“每日的献祭被他取消了。”在希伯来语中是 *mimenu*。我认为更好的翻译是：“每日的献祭从他那里被取消了。”也就是说，安提阿古从上帝那里拿走了每日的祭物。但“从他那里”，即从上帝那里，每日的祭物被夺走了，他的圣所——也就是上帝的圣所——也被拆毁了。所以第 11 节似乎就是这样理解的。

但以理书 8:12 霍恩·安提阿古繁荣 第 12 节说：“又赐给他军队”——再次指敬虔的人。《钦定本》说：“为他献上每日的祭祀，赐予他一支军队。”我认为这更好地翻译为“因犯罪而每日献祭”。它把真理推倒在地，并继续繁荣。由于叛逆，圣徒的大军和每日的祭物都被交给了它。”换句话说，敬虔的人民以及每日的献祭都受到这个号角的控制，即安条克，因为他们背叛了他，因为他们不服从他。而

“它”，即这个角，就是安条克。你谈论的是一个个体，但如果你在代表个体的角的背景下谈论它，它所做的一切都会繁荣，也就是说，安条克，“真理被扔到了地上”。

但以理书 8:13-14 行毁坏可憎的 当你读到第 13 节和第 14 节时，你会发现另一件事引起了相当多的讨论，那就是：“然后我听见一位圣徒说话，另一位圣徒说：那位圣徒曾说过：“有关每日献祭和毁坏的过犯[或可憎之事]的异象会使圣所和圣军被践踏在脚下要到几时呢？”他对我说：‘到了 2,300 天，圣所才得以洁净。’”

引起讨论的问题是提到 2300 天。我注意到你的引文中确实有一些关于第 12 节的评论。我不认为我会花时间阅读所有这些；在我们评论那 2300 天之前，我要先回顾一下。查看您的引文第 37 页；第一段是 Walvoord 对第 12 节的评论。这几乎就是 I 刚刚和你一起回顾的内容。然后，如果你翻到 EJ Young 下的第 39 页，第一段—I 会为你读一下，这是关于第 12 节的内容。“文本的语言很困难，但我跟随凯尔和其他人采用了一种阅读方式”因罪孽，许多的牲畜和每日的祭物都被放弃了。因此”—这是他的解释—“和主人”—也就是说，许多以色列人—“因为犯罪”—背道了上帝。现在看，你会背叛上帝，而不是背叛安提阿古。但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解读方式，但“一大群以色列人因犯罪”，即背道上帝，将被放弃，在犯罪中被交付，同时不断地献祭。

2300 天（？） 但是当你继续阅读第 12 节和第 13 节并到达2300 天时，请与杨一起继续这里。 Young 在您引文第 39 页的下一段中提到了两种解释。在一种解释中，它意味着 1150 天，换句话说，是 2300 天的一半——这是一种观点。其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据我所知，这种解释是由叙利亚的以法莲首先提出的，尽管希波吕托斯似乎也持有这种观点。采用它的人认为，该预言与不断的早晨和晚上的祭祀有关，因此将在1150天内献上2300次这样的祭祀，早上一次，晚上一次。许多人还以三年半的时间来支持这一立场，他们所说的1150天几乎相当于三年半。但很明显，1150天并不等于三年半，即使这些年被认为只有360天。即使如此，总共还有1260天。当然，祖克勒（Zulckler）也认识到了这种差异，他可能是这种观点最有能力的倡导者——他认为 1150 天代表了有计划的期限缩小。但这是一种观点：这里描述的这种情况将持续 1150 天。

“第二种观点是这可能意味着 2300 天。这种解释出现在杰罗姆的希腊语版本、大多数新教解经家和授权版本中，并且似乎是正确的。晚上和早晨要分开计算的观点没有任何解经的支持。因此 1150 个晚上就是 1150 天。正如凯尔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希伯来语读者不可能将 2300 个晚上/早晨理解为 2300 个半天，或 1150 个全天，因为创世时的晚上和早晨不是半天而是一整天。因此，我们必须将这句话理解为2300天。”

现在翻到第 40 页。如果这是首选读物，那么 2300 天是多少天？我倾向于认为这2300天涵盖了大约公元前171年到公元前165年，即安提阿古行恶的时期。如

果你看第 37 页，第二段是关于 Walvoord 的这个问题。你可能会在页边注明这是
在第 14 节。大多数解经家都将 2300 天这个术语视为公元前 164 年，当时安条
克在米底亚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去世。这使得圣所得以净化，犹太崇拜得以回归。从
这个日期向后推算 2300 天，可以确定开始时间为公元前 171 年。那一年，合法
的大祭司奥尼亚斯三世被谋杀，一个伪祭司世系夺取了权力。这足以满足安提阿古
去世后 2300 天的时间。然而，直到公元前 167 年 12 月 25 日，圣殿中的祭祀
活动被强行停止，并在圣殿中竖立了一座希腊祭坛，才真正发生了对圣殿的亵渎。
对圣殿的实际亵渎只持续了大约三年。在此期间，安条克发行了名为“埃皮法尼斯”
的硬币，声称他体现了神圣的荣誉，表明他戴着王冠，没有胡须。考虑到所有证据，
最好的结论是《但以理书》中的 2300 天是从公元前 171 年开始应验的，最终导
致安条克于 164 年去世。其他理论产生的问题比它们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批判虚构的方法 因此，第八章似乎描绘了从巴比伦时期到安提阿古·埃皮法尼斯
崛起时期以及在他统治时期所经历的迫害的历史进程。现在，话虽如此，如果对但
以理书的批评方法是正确的，那么你会看到他们的论点是，作者是生活在安条克时
代的人，并且正在观察这些事情的发生。然后，为了鼓励人们上帝与他们同在，他
预言安条克很快就会被推翻。这就是批评家提出论点的方式，然后他们认为他的叙
述中第 1-6 章中的故事是这位作家的创作；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其中可能有
一些想法具有一定的历史有效性，但它们更多的是虚构的而不是历史的，因此，但

以理书是一本人类的书。这就是关键的情况。如果批判性的案例不是真的一当然你看待圣经的方式与你是否愿意接受批判性观点的想法有很大关系—但是如果但以理写了这本书并且它的日期可以追溯到巴比伦时期，那么显然这是对直到安条克时代的历史进程的神圣预言。这是一个非凡的预言，因为它详细描述了安条克这个人的崛起。但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真实的预测性预言；这并不是某种自称来自丹尼尔的欺诈性言论，而是实际上来自正在观察它所描述的事物的人。

凶面王是谁？安条克或敌基督或两者兼而有之——现在，我想提出另一个问题。我们还没有真正触及太多，我们触及了一点，这就是问题：但以理书第 8 章中的这个小角是“面容凶恶的王”吗？这是对安条克的提及，还是对安条克的提及敌基督？或者做出另一个选择：它是双重引用吗？他们俩都以某种方式在这里吗？有些人对某些短语提出疑问，特别是第 23 至 25 节中的短语，是否真的适用于安提阿古。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与安条克有充分的联系。但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但你可以问一个问题：是安提阿古，还是敌基督，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类问题经常被讨论。

如果你看一下 Walvoord 对 *Daniel* 的评论第 38 页的顶部，他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四种方法。请注意，在第 38 章的顶部，他说：“虽然在解释的细节上存在很大差异，但出现了四种主要观点：（1）历史观点认为但以理书第 8 章的全部内容都已应验；（2）未来主义观点，认为这完全是未来的想法。”换句话说，（1.），历

史的观点是：这是安提阿古的事，已经应验了，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这是但以理时代的未来，但对我们来说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2）未来主义观点是指它完全是未来的想法。这就是说，这一切都没有在安条克身上实现。这一切都在谈论反基督，它还没有实现。第三，基于预言双重应验原则的观点，即《但以理书》第 8 章有意预言性地提及安条克；现在应验了，直到时代的末了，以及在第二次降临之前迫害以色列的最后一个世界统治者。第四，认为这段经文是预言，在历史上应验了（即在安条克身上），但故意具有典型性（即，一种类型；或预兆]末世类似的事件和人物。”所以看到四种观点是：历史观、未来观、双重应验观、典型观。

现在，继续沃尔福德的评论，您会注意到下一段，它与第一个观点相关。他说，纯历史观点的主要困难在于它所指的安条克。他说：“纯历史观点的主要困难在于，它无法对‘末世之时’这一表述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记得我在第 17 节末尾提到过，“到了终结的时候，必有异象”，在第 19 节末尾，“到了指定的时候，在愤怒的最后结束时，会发生什么？”终将如此。”如果说它仅指安条克，他认为这种表达是不公正的。《但以理书》中的其他参考文献，用这些表述来表示安提阿古时代以外的外邦人时代的终结，这让他感到纯粹的历史观点并不令人满意。

第二种观点，完全未来的观点，很少有人坚持这种观点。我的意思是，这与希腊王国、该王国的塞琉古分裂以及安条克的崛起有太多的联系。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突出的观点。

双重实现观点：沃尔沃德但是第三种和第四种观点确实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者，特别是第三种。第三种是双重应验观。下一段是沃尔沃德对此的评论。他说：“鉴于一方面是纯粹历史性的应验，另一方面是纯粹未来主义应验的问题，许多解经家对双重应验的可能性感兴趣，即预言部分应验。过去是对未来事件的伏笔，这将完全实现这段话。这种方法存在多种变化，有些人认为整段经文具有双重应验，另一些人则认为但以理书 8:1-14 是历史上应验的，”——这就是异象本身，“而但以理书 8:15-17 则认为具有双重应验。”

第15-17节说到“末期”。沃尔沃德继续说道，“后一种观点因《斯科菲尔德参考圣经》而流行起来……” 1917 年和 1967 年版本都将第 8 章解释为历史性地应验在安提阿古身上，但从第 17 节开始，预言性地应验为在世界末日随着第二次降临而应验。”

让我给你们读一下旧《斯科菲尔德圣经》（1917 年版）中的几句话。第9节有一个注释说到小角，注释说：“这里的小角是安提阿古·埃皮法尼的预言应验了。”但接下来，它说第 24 节和第 25 节给出了异象的解释，注释说：“第 24 节和第 25 节超越了安提阿古，显然指的是但以理第七章的小角。”现在但以理七号的小角显然是敌基督者。第 24 节和第 25 节都提到了安提阿古和兽，但兽是最重要的，因此你得到了双重应验：安提阿古和兽，但兽是最重要的。

老斯科菲尔德在第10-14节中说，“从历史上看，这在安提阿古斯身上实现了，但在更强烈和最终的含义上，安提阿古斯预示了但以理书第7章小角的可怕衰

读”以及其他各种参考文献。“在《但以理书》第 8 章中，两个小角的动作混合在一起。”两个角的动作混合在一起。除了这些陈述有双重引用之外，这些经文无法阅读。他们同时谈论安条克和敌基督。然后，当谈到第 17 节末尾的“在末时”这个表达时，注释说有两个结局。历史上是亚历山大第三帝国（即希腊帝国）的终结，该帝国是第 9 节中出现的小角的分裂之一；这就是目的。第二，预言外邦人时代的结束，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小角将会兴起。在斯科菲尔德笔记中，你确实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双重实现的例子。

在最近修订的《斯科菲尔德》中，它的语气有所缓和，但我刚刚读到的那张纸条读起来确实是一样的。《新斯科菲尔德》说这句话是第 17 节的结尾。“这里似乎有两个结局：历史上是第三帝国的终结，预言上是外邦时代的终结。”因此，《斯科菲尔德圣经》阐释了第三种观点，即双重应验。

请注意，沃尔沃德的下一个陈述是：“许多前千禧一代的作家都遵循这种解释。对这些要点的仔细审查将证明以下结论是正确的：可以解释历史上在安提阿古·埃皮法尼斯中实现的所有这些要素。”他在那里谈论第 23 至 25 节。“大多数因素都是显而易见的，主要的困难是由“在他们王国的后期”这一表述和“他将站起来对抗王子中的王子”的陈述引起的。当然，安条克·埃皮法尼斯确实出现在叙利亚王国的后期。然而，使用其他术语，例如诗句中的“结束”……等。

旧约时期显示了旧约时期发生的神对他子民的审判。审判并不一定意味着末世的结束时间。总的来说，当将这段经文解释为完全应验于安提阿古的预言时，其

主要问题是对“时代的终结”的暗示。”他不断地回到这一点。“从《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大局来看，这些内容很难理解为与安条克有关，该书以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时为结尾。”然后他进一步暗示两者都在考虑之中。在第 39 页的顶部，他说：“可以得出结论，这段困难的段落显然超出了历史上在安条克所实现的内容，预示着一个经常被认为是末日世界统治者的未来人物。在许多方面，这位统治者对以色列进行迫害并亵渎圣殿，类似于安条克历史上所完成的事情。这种对异象的解释可以被视为预言双重应验的例证，或者“一这是这里的替代方案，对我来说更具吸引力，而且沃尔沃德似乎更强调双重应验而不是这种替代方案，但你注意到他说，“或者，使用安条克作为预表，解释可能会继续揭示超出预表的额外事实，描述将在末世反对以色列的最终国王。当基督第二次降临时，他确实会被非人手打碎。”

这与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关于双重实现的问题是同一类问题。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预言，该预言中有具体的事情和细节，在我看来，它指向未来某个时候这些具体细节的实现。在我看来，这个预言就是但以理所说的预言，他期待着安条克·埃皮法尼斯的时代。当你看他所说的内容时，它就应验在安提阿古·埃皮法尼斯身上了。现在沃尔沃德所说的和斯科菲尔德圣经清楚所说的是，它更像是这样的一它同时谈到安条克·埃皮法尼斯和敌基督，你有双重的实现，多重的意义。

典型视图：Vannoy

现在，另一种观点是典型的观点，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它会说：是的，它

在谈论安提阿古，但安提阿古作为一个人代表了敌基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指向敌基督。我认为毫无疑问安提阿古是敌基督者的预表。在我看来，这是首选。沃尔沃德提到了这一观点，但他似乎更喜欢双重实现。当他谈论这个观点时，请注意他在第 39 页顶部那段末尾的措辞方式（不幸的是）。他说：“对异象的这种解释可以被视为双重实现的例证。预言，或者用安条克作为预表，”——很好——“解释可以继续下去，但随后揭示了超出预表的额外事实。”我不认为它揭示了超出该类型的其他事实。如果你要说这个预言描述了在末世反对以色列的终极国王，那么你又回到了双重应验的问题。所以在我看来，即使是他的典型观点以及他在这里阐述它的方式也有些问题。我不认为您需要说有任何超出该类型的其他事实。

让我稍微阐述一下第四种观点。如果你从第 11 节中取出一句话，“他自高自大，甚至达到万军之君的地位，每日的祭物也借着 he 除去了。”你会说那是在谈论安提阿古·埃皮法尼斯，当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它的应验：时期！没有其他的满足。但安条克作为一个个体，在他的许多具体行为中，都预示着未来另一个个体的到来，他会做类似的事情，但会更加激烈。通过类型和实现，你可以将救赎历史的进程从较低的平原推进到较高的平原。

因此，当敌基督者到来时，他可能会做类似的事情，但更糟糕。相同的基本原理或真理将会有更完整的体现。我想说，我们得到了敌基督者到来的启示——我们知道这样的人即将到来。约翰说将会有很多敌基督者。还有其他人会出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可以说安条克在救赎历史的进程中确实有不只一种反预表。我

以前并没有真正考虑过这一点，但也许你可以。

沃斯遵循这一原则，并以会幕为例。你有会幕，神与人同在的居所，以及一个反预表——其最高的应验是新天新地，神在其中与他的子民以最充分和完整的方式同住。但你会在基督的道成肉身中找到满足，也在教会中找到满足。在个别信徒身上，有一种反预表的进展，其中这一原则在救赎历史的进展中得以实现。但你看，这仍然避免了多重意义或多重意义。这些词有一种意义和一种意义，但似乎——至少是我理解经文的方式，某些个人、人民、某些地方、某些事件、某些机构、诸如此类的事情——可以象征某种真理，并且通过如此象征，真理可以成为后来实现同一真理的典型。

学生：当你看一些旧约人物如安提阿古的预表方面时，我们是否需要圣经依据来进行预表？

答：对此有不同意见。有些人说，唯一合法的类型是被其他圣经所认定的类型。我个人的看法是太狭隘了。我认为有些人之所以采取这种观点是因为类型学的滥用和到处寻找类型。这使得解释变得令人怀疑。我想到了沃斯的想法：如果你使用象征主义作为通向类型学的门户，并且你保持同样的真理，无论被象征的真理是什么，同样的真理，如果它在救赎历史的稍后时刻再次出现，那么这个象征可以是如果你在救赎历史的进程中保持同样的真理，那就是通向预表学的大门。我认为这是对类型学滥用和寓言式使用的一种防范。但我认为，即使有这种保障，你也必须

非常小心，确保遵守同样的真理。因此，这里出现的真理必定是在救赎历史进程的后期阶段中再次出现的真理。

在我看来，第 17 节可以充分理解为旧约时期的结束。我不认为这是末世论的结局。我想说，这种类型学出现在这里的唯一原因是，安提阿古似乎普遍体现了历史终结时的邪恶化身，它将在敌基督时代以更强烈的形式重新出现。这是旧约时代之后对上帝子民最严重的迫害之一。有一个人，安提阿古，他在这里为上帝的子民做了某些事情。其他章节谈到敌基督者将会做类似的事情。所以这似乎是一种预期。我想我们可以花更多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但也许我们最好继续前进。丹尼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以理》是一本复杂的书。

《末日之时》

我可能会说“末世的时候”，我之前没有提到过，这句话也出现在第 11 章中。请看第 27 节，“这二王心里必行恶事。他们在一张桌子上说谎，但桌子不会成功；但终将在指定的时间到来。”“末期”显然也不像第 35 节那样是末世论的，“有些有悟性的人必跌倒，为要试验他们，洁净他们，使他们洁白，直到末日：因为还没有到指定的时间。”又是“末日”。这又回到了安提阿古斯活动的背景中。因此，11:27 和 35 节中的内容不是末世论的。 2.

但以理书的基本方法 让我们继续讨论你的大纲中的两点。二是但以理书的基本方法问题。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想我应该对基本方法发表一些评论。对但以理

的解释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但我认为其中大多数可以归结为三个主要类别。当我们进一步研究其中一些预言并了解每个解释者的来源时，牢记这些基本方法类别会很有帮助。让我提一下三种方法。

A. 批判性方法 第一个是批判性方法。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但再次简单地讲一下，这就是这本书在公元前 165 年安条克时代写的观点。当然，这种观点包含了一些假设，这些假设对这本书的真实性产生了负面影响。真的是预言，以及它的历史可靠性。这种观点的拥护者认为，写这篇文章的人对自己的历史并不太清楚。

旧约图书馆中的这本书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方法：诺曼·波蒂斯（Norman Porteous）所著的《丹尼尔》（*Daniel*）。如果你想从这个角度看一些有代表性的评论，它就在你的参考书目中。看看你的引文，第 40 页。有一两段让你了解了 Porteous 方法的精髓。请注意，他说，“语言证据，即这些异象揭示了对巴比伦/波斯时期的模糊了解，以及对希腊时期直至并包括安条克·埃皮法尼斯统治时期的日益准确的了解，除了最后的那个统治时期发生的事件表明这本书的写作日期是在 164 年之前不久。真正的预言的唯一元素“一见他说”与安提阿古的预期死亡以及上帝对建立他的王国的预期干预有关。向但以理“启示”的其他一切都是回顾历史时所看到的，要么是对但以理解释的象征，要么是但以理向一位异教国王解释的象征。整本书”——这是从第 20 页开始的——“据我们所知，属于几年，167 到 164，可能是 169 到 164，但它一定是在犹大·马加伯重新奉献圣殿和去世之前完成的。安条

克的。作者对巴比伦/早期波斯时期的模糊了解证明了这本书不可能是在流放时代写成的。他的实际错误，从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的特征来看，与二世纪以来的情况没有任何不一致。希腊文字的存在表明了亚历山大被征服之后的时代，因为该书的文学参考文献不支持该书的写作年代、其在正典中的地位以及其神学和天使学的特征。”所以这本质上就是批判性观点。在他们看来，安条克·埃皮法尼斯是这本书的主要主题。这本书是写给在他统治期间遭受苦难的人们的。作者并不真正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他期望神的干预能够结束安条克的迫害。这是第一种观点，批判性观点。

b. 东正教观点 - 无千禧年 - 基督第一次降临

第二个观点。我将其称为正统观点，但这种观点在本书中有关基督第一次降临的预言部分中找到了其重点或主要重点。很难给这种观点和下一种观点贴上标签，但我想说，一般来说，这是那些坚持千禧年末世论立场的人的观点。他们会在基督的第一次降临上感到压力。不完全如此，也就是说，他们不会说没有基督第二次降临和与之相关的事件的图画，但重点是第一次降临。

EB Pusey 就是这个职位的一个例子。请查看参考书目第 6 页，2b2 Pusey , *Daniel the Prophet* , 1800 年代末。普西在这些批评观点最初形成时撰写了这篇文章。他反对他们，并且很好地论证了这本书的真实性，但随后他试图表明这本书的重点是基督的诞生，并且基本信息是表明在基督来临的时候基督在罗马时期，神

的国度即将建立。例如，在第二章中，当你看到那个带有金头和四个部分的图像时，那块石头是在没有人手击打图像的情况下被切割的——那就是基督的第一次降临，这是世界的开始。福音的传播，摧毁了战争中的世界帝国。

现在，这一观点的最新倡导者是 EJ Young，他的书也位于 2b2 《但以理预言》注释中。杨还相当彻底和仔细地探讨了作者身份、真实性和历史背景的问题。他的结论是，批评性的论点并不令人信服，而且这本书是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时代写的。但是当你谈到对许多异象和预言的解释时。杨将第四帝国视为罗马帝国。正如批评学者所说，这不是希腊，但他说这不是罗马帝国的重建。这是罗马帝国的原始形式，因此，当非手工切割的石头碰到图像的脚时，那就是基督在伯利恒诞生。正是由于他的生与死，罗马帝国才被毁灭。他就是这样争论的。

查看您的引文第 40 和 41 页。杨说他在评论中反对两件事。第 40 页的底部说：“目前的工作不仅是为了满足牧师和受过训练的圣经学生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普通的、受过教育的圣经读者的需要。它的首要目的是对预言进行清晰而积极的解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驳斥两种常见的解释。”第41页顶部，“一方面，必须回答丹尼尔的日期和作者身份的所谓关键立场，并确立正确的观点。”所以这就是他的目的之一，驳斥批评观点。正如我提到的，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他接着说的第二件事是，“另一种解释，今天被广泛接受，虽然保持了这本书的真实性，但仍然以一种极其没有根据的方式解释了这些预言，将其中许多预言的实现提到了所谓的七年时期”。年，应该是在主第二次降临之后。那些拥护这一立场的

人都是真诚而热心的基督徒，人们毫不犹豫地写信反对他们。笔者希望这一学派的拥护者在研究他的评论时能够理解他讨论自己观点的精神，至少能够认真考虑这里提出的解释。”

因此，那些非常强调基督第二次降临，特别是与基督第二次降临相关的七年时期的人，他认为这是一种极其没有根据的解释预言的方式。

下一段来自第 75 页，更具体地指出了他所反对的第二种观点。他说：“近来出现了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通常被称为时代论。大意是，第四个君主国不仅代表历史上的罗马帝国，而且代表一个复兴的罗马帝国，它将因突然的灾难性审判而结束，之后神的国度、千禧年和启示录20章将被建立。根据这种观点，外邦世界势力的毁灭不是发生在基督第一次降临时，而是发生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因此，正如他在自己的偏好中提到的，这篇评论旨在反驳他认为错误的两种但以理解释的方法。一是批判性的观点；另一种是他在这里所说的时代论观点。但他的重点是基督的第一次降临。

C。主要关注安提阿古斯·埃皮法尼斯和上帝王国建立的末日 第三种观点，也很难标记，但我会这样描述它，第三种观点发现本书的重点主要是安提阿古斯·埃皮法尼斯和他统治下的迫害，以及在上帝的国度建立的末日，上帝对人类事务的干预。所以，你会看到第三种观点与其他两种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第一个是对安条克·埃皮法尼斯一人的压力。第二个则着眼于安条克·埃皮法尼，可能有一些关于基督的

第二次降临的内容，但重点是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在第三种观点中，更多地强调安条克时代和末日。很难给它起一个标题或名字。这是一种正統的观点，第三种观点并没有过多强调基督的第一次降临，而是强调安条克和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或末日。

现在，我想说，通过这种方法，可能会有更多的书籍采用与其他两种方法略有不同的解释。我认为原因是强调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这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你正在处理尚未实现的事情，而这件事最终如何展开和实现的可能性肯定更大。第三类中的一些人试图几乎完全摆脱安提阿古，以便将重点几乎完全转移到末日：基督和敌基督者的第二次降临。或者像沃尔沃德这样的人可能会说，好吧，安条克在这里，但这有点融入了对敌基督者的压力。我认为这种强调并不能真正体现本书的内容。我认为也许会有一些反应，因为批评者对安条克施加了太大的压力。我认为某些基础学者认为，如果批评家在那里找到安条克，我们最好找到别的东西。否则就太过分了。但我认为你必须找到像第 8 章这样明确谈论安条克的章节。在我看来，第11章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显然是在谈论安条克。

现在，我认为在第 11 章中的某个时刻，你确实转向了反基督者——我们将讨论这一点——但我认为，如果不了解这些基本方法，就很难真正学习这本书。这里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稍后会再讨论这个问题——涉及时间间隙的问题。

内森·约瑟夫斯转录

最初编辑：Carly Geiman

特德·希尔德布兰特（Ted Hildebrandt）粗略编辑

最终编辑：Perry Phillips 博士

佩里·菲利普斯博士

重述